穀梁大義述

穀梁大義述十二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師說

王引之經義述聞春秋穀梁傳　其志不及事也　隱元年傳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引之謹案其志二字與上句文義不屬其疑當爲且形相似而誤也君子以其歸賵非禮以辭謂也君子謂其受非禮之賵也以訓爲謂見經傳釋詞魯人可以辭矣今乃不辭而受之故志以示譏而仲子早卒無由追賵又當志其不及事之失故曰君子以其可辭受之且志不及事也唐石經始誤爲其

述曰王說誤也君子以其可辭受之者言其可辭之可受之

則不必志也其志不及事也何煩改其爲且乎

不貳之也　祭伯來傳曰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實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范注曰臣當稟命於君無私朝聘之道疏曰不貳之者言臣當一一稟命無自專之道也引之謹案范注楊疏皆未得傳意貳非專之謂也貳敵也哀七年左傳注竝也玉篇天子聘遣諸侯天子之臣亦聘遣諸侯則是與天子相敵耦相比竝故謂之貳人臣不敢竝於至尊故無外交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郊特牲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正與此同義而孔

氏正義又誤解為二心蓋古訓之湮久矣
述曰王以敵也竝也解貳字是也其云天子之臣不敢與天
子相敵耦相比竝非也祭伯既朝於魯且不敢與魯君相敵
何至與天子相敵乎夫王臣外交則以諸侯敵天子而有二
天矣大夫外交則以鄰國竝主君而有二君矣所謂貳者自
指鄰之君言非指臣之心言閩孔疏說亦非指臣之身言也閩王說
舞夏　五年傳舞夏范注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八人為
列竝執翟雉之羽而舞也引之謹案夏蓋五色羽之名也天官
序官夏采鄭注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染人
秋染夏注曰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為飾禹貢
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鷂曰甾曰希曰

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是也舞羽謂之舞夏則所執之羽備五色可知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蓋謂此也鄭注以爲五行失之辨見禮記鄭注舞師羽舞以爲析白羽爲之翟非一色不得但云白羽也

述曰毛詩右手秉翟又曰値其鷺翿値其鷺羽可知羽舞之中不僅一翟羽矣故何注公羊又以爲用鴻羽也而王專據舞夏之文併非樂記及舞師鄭注豈定論乎

始厲樂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范注曰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引之謹案注意非傳意也穀梁子以諸侯四佾爲正六佾爲僭尸子以諸侯八佾爲正六佾爲減佾與厲皆斥其非非謂僭能卑諸侯之僭侈也

厲之言裂也廣雅云裂裁也裁減八佾爲六佾故曰始厲樂矣古厲裂同聲魯語烈山氏祭法爲厲山氏是其證也譏厲樂者謂其下當減而減也郭璞注爾雅乃以厲樂爲作樂失其指矣述曰尸子謂自天子至諸侯每列皆用八人隱公裁減爲六人始裂樂矣厲者裂其每佾之數范注四非王說亦未喻尸子意也

誅不塡服　戰不逐奔誅不塡服范注來服者不復塡厭之引之謹案誅謂殺戮非特塡厭之而已塡讀爲殄謂殄戮之也盤庚曰我乃劓殄滅之多方曰殄戮多罪不殄服猶言不殺降也作塡者假借字耳小雅小宛篇哀我塡寡毛傳曰塡盡也釋文塡徒典反爾雅曰殄盡也集韻殄或作塡是其證也凡從眞從㐱之字多以聲近而通說文引詩鄘風㐱髮如雲今

詩㕘作鬒大雅胡寧瘨我以旱韓詩瘨作疹是其例也遂曰范疏於聲音訓詁之學而經義因以不明王氏糾之可見古學有所不明即未足以治經也

苞人民　苞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范注解苞人民曰制其人民家大人曰制與苞義不相近傳注亦無訓苞爲制者范說非也苞讀爲俘俘取也衆經音義卷十三引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作苞者假借字耳苞古通作包見經典釋文爾雅俘取也漢書賈誼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晉灼曰包取也敘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苞與俘同訓爲取而古聲又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捊引取也或作抱捊訓爲取而或作抱猶俘訓爲取而通作苞也漢書楚元王傳曰浮邱伯者孫卿

門人也鹽鐵論毀學篇曰昔李斯與苞邱子俱事荀卿苞邱即浮邱浮之通作苞猶俘之通作苞也凡從孚從包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左氏春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竝作包來投壺若是者浮浮或作匏管子八觀篇大凶則眾有遺苞矣苞即塗有餓莩之莩說文飽古文作⿰食采從采聲采古文孚字枹擊鼓杖也禮運明堂位竝作桴䍖覆車也王風兔爰篇作罦庖廚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作烰

述曰范注已開後儒臆說之漸不得以此等處無關大義而輕恕之

或說曰故貶之也　八年無侅卒傳曰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引之謹案上云或曰則下亦當然不得又稱或說曰也說蓋衍文疏舉或曰至貶之也釋曰就二說之中後或曰是也則或下無說字明矣二年紀子伯

莒子盟于密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傳其曰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亦上下皆言或曰是其例也唐石經始衍說字故亦衍文蓋涉四年傳與于弒公故貶之也而衍唐石經有之字宋本以下皆脫故者承上之辭未有不言所以貶之故而但言故貶之者也唐石經始衍故字疏或曰至貶之也當作或曰貶之也蓋楊氏所據本無故字故舉或曰貶之也而釋之傳寫者因上疏標題二伯至任也下疏標題周禮至未詳而衍至字耳自宋本已然

述曰玩此條則王之推檢上下傳疏亦可謂析及秋毫者矣

雖然究非穀梁專家雖細而不切也傳于諸侯之卒歷云月卒故也日葬故也月葬故也舉舉故字何可爲何此故字爲何貶之也爲何豈衍文哉且或曰之中卽多一說字亦于義無害耳漢人說堯典二字不下三萬言王得毋蹈此譏哉

電霆也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傳曰震雷也電霆也疏曰電卽雷之光霆者霹靂之別名有霆必有電故傳云電霆也引之謹案古人言霆有二義一爲霹靂之別名爾雅疾雷爲霆是也一爲電之別名此傳云電霆也是也易繫辭傳鼓之以雷霆劉瓛注曰霆電也震爲雷離爲電 衆經音義卷九引 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霆卽電也開元占經卷一百二 電占引京房曰凡霆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霆或中天而見此人君自以

爲明也又曰霆或正直而長光明者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又曰霆或明久而復息者此人君譏問內直言之事則謂電爲霆西漢時猶有此語故曰電霆也疏分電與霆爲二失之

述曰襄十有四年左傳畏之如雷霆釋文霆本亦作電莊子天運吾驚之以雷霆釋文霆電也是電霆互訓陸氏猶知之

所以治桓也　莒人辭不受治也　引之謹案說文討治也襄五年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杜注亦曰討治也討可訓爲治治亦可訓爲討桓元年春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謂稱王以討桓之罪也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傳曰伐猶可取

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謂魯人討莒莒人辭不受討也古者多謂討爲治哀六年左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謂討范氏之亂也二十三年傳齊人取我英邱君命我非敢燿武也治英邱也以辭伐罪足矣謂討齊人取英邱之罪也

述曰隱十一年傳曰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桓元年傳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正與治對治者討其不正正者不待治也推此則桓二年正與夷之卒十年正終生之卒襄廿有三年正臧紇之出凡言正者不待治也乃范注不明正字治字之例於與夷云姦逆之人王法所宜誅故書王以正之於臧紇云正其有罪是以正字誤治字也故因王伸治字之例而

附辨之

討數日以賂　三年傳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石經討作計宋十行本以下皆作討范注桓旣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各本亦作討引之謹案傳文及注討字皆當作計范注下節曰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校亦計也廣雅曰計校也漢書嚴助傳注曰校計也傳作計數日以賂故范云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以注校傳其作計明矣傳文作計則注亦作計明矣釋文出計數二字云色主反注同是傳文及注皆作計數也（管子富國篇貨財取與計數楊注曰計數計算也）若作討數則義不可通

述曰王說非也卽作計數日以賂亦不詞良由范注失其句

譏耳經秋七月紀侯來朝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句日以賂已句卽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言桓內旣弒其君外雖成宋之亂思藉宋賂以免己責而其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者歷三年未止至此猶日以賂止之也賂者魯之賂注云宋賂非也已音以止也注云已紀也亦非討數者數其成人之亂並將補討其弒隱之罪以多責賂於魯也魯之賂鄭當非一次郜齊陳亦當有重賂經但書璧假許田者爲內諱一譏而已且舉其可道者也傳於紀侯之朝明魯之肆行賄賂以補經之缺亦其善於經之一端爲漢書五行志第七上桓元年秋大水劉向目爲桓弒兄隱公民臣隱痛後宋督弒其君諸

侯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此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之明徵也

能無日以賂己乎

食正朔也　正是日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傳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范注楊疏不釋正字引之謹案正當也廣雅正正當也食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定四年傳蔡昭侯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謂當是日也古人多謂當爲正詳見易正乎凶也下

逃日易正乎凶之正自宜作當字解若穀梁正字俱讀正不正之例食正朔者非朔則不正也正是日者與朔日之正以見求之不正也范注楊疏不待釋而自明無煩解爲當也

病　引之謹案鄭注士冠禮曰病猶辱也故凡羞愧者皆曰病桓五年穀梁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言近猶不服遠者可知此誠天子之羞矣莊二年傳公子貴矣師衆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言以公子帥師僅伐一邑此誠公子之羞矣九年傳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言千乘之國猶不能免人於難此誠公之羞矣宣二年傳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言華元有賢行能得衆心雖師敗身獲不爲羞辱矣襄八年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言公子貴人也因淺事而爲微者所獲則公子羞辱矣哀九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言以鄭師之重而令宋以易得之辭言

之此鄭之䇿也十三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言以宋師之重而令鄭以易得之辭言之此宋之䇿也由己䇿之謂之病爲人䇿之亦謂之病莊二年傳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言爲公子䇿之也九年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内也言爲内䇿之也乃徐邈注襄傳公子病矣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雖見則誤以爲疾病之病楊氏疏哀傳鄭病矣云古者君不任其才故爲鄭國病患則誤以爲病患之病古訓疏而經說遂歧矣

述曰此通傳病字例也徐注楊疏未通檢前後傳文各就本處生訓故有此失王通檢而直糾之益見屬辭比事春秋之教嚴矣

其不地於紀也 附鄭氏釋廢疾 十三年傳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曰春

秋戰無不地卽於紀戰無為不地也鄭君曰紀當為己訓作值

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得字疑誤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蓋鄭君釋廢疾之說

引之謹案傳凡目魯皆曰我若隱二年傳向我邑也以國氏者為其來接於我之屬或曰

內若隱元年傳及者何內為志焉爾之屬范注曰內謂魯也無言己者六年蔡人殺陳佗傳

曰其不地於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得破

紀為己戰脅龍門者公羊之說公羊傳曰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何注曰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疏曰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非穀梁說也鄭君

故穀梁之說以從公羊非是又案鄭君釋何氏廢疾義例詳明

然亦不能無失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

范氏列何鄭之說而不從鄭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其曰晉狄

之也鄭據厥慭之會釋何休之難范云鄭君之說似依左傳未

詳是穀梁意非則亦不信也今案鄭說違失者不唯此三事而已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何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釋之曰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此及下條皆見注案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但蔽其明無所虧傷安得既出之後尚有虧傷之處未復乎僖二十三年傳茲父之不葬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何曰所謂教民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鄭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

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案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用也不觀敵為策又不用其臣之謀義在戰於泓傳非此傳不葬之義也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傳曰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何曰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何以反書日耶鄭釋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非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疏見案楚夷狄也夷狄不足責使不日則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亦當不日矣此說之不可通者也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傳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何曰穀梁以為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鄭釋之曰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注見案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

其國也豈得云受國于子糾乎與恩謹案經前書納糾後書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者明當有國也國如非其國小白何爲殺之乎

逸曰王非穀梁專家故其駁鄭君處尚不及劉逢祿之入例說詳評劉申何各條下唯首條破紀爲己乃就公羊爲說係鄭權詞棠仍从傳作紀

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曰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下文曰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傳言兼甸者對下文壬申至乙亥不及甸而言故范注曰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今本正文及注內甸字皆作甸乃涉上文甸字而誤楊疏曰兼甸之事者納粟者甸師而夫人親舂是兼之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辭釋文及唐石經

竝作何釋文曰何如字十日爲句一本作何今據以訂正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家大人曰傳言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者火焚之餘米不可以奉宗廟必易之而後可易之則何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其事非兼旬不能辦今壬申災而乙亥嘗相距不過三日則是未易災之餘而嘗也上言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者唯與雖古字通言魯人不易其災之餘而嘗者其意若曰雖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則不敬莫大乎是故書之曰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所以志不敬也徐邈讀可也絕句志不敬也自爲句正與傳意相合桓八年傳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文十三年傳曰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哀元年傳曰鼷鼠食郊牛角改

卜牛志不敬也皆其明驗矣范甯乃用鄭嗣之說讀可也志爲句而釋之曰唯以末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揆之文義甚爲不安皆由不知唯爲雖之借字故字義失而句讀亦舛矣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並曰雖或爲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雖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注唯讀爲雖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漢書揚雄傳解嘲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文選

唯作雖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已閎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持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偽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此皆古書借唯爲雖之證

述曰說見許齊考證

十八年春王正月　范注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引之謹案桓元年春王正月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

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皆言書王之故而於是年獨無傳則是年經文無王字與書王者不同故不發傳也三年春正月不書王遂不發傳是其例也范所見本已增王字故云以王法終治桓之事案傳言元年有王而不及末年則末年不書王與元年異可知否則桓無王而書下傳不應無說也

述曰傳文簡嚴元年發傳自可以該末年若二年十年之書王非元年末年所得包也故不得已復發傳爲王謂末年原不書王亦可謂善於得閒者已

始人之也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范注曰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書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家大人曰傳言錄者閔錄之也閔錄義見下漢書賈捐之傳孝武皇帝錄目猶以來數爲邊害亦謂閔錄也人之者仁之也仲尼燕居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鄭注曰仁猶存也墨子經說篇曰仁愛也說文曰仁親也義竝相近謂於練時閔錄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彼言念母此言人之其義一也方言曰凡相憐哀九嶷湘潭之間謂之人兮中庸表記竝曰仁者人也鄭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漢時謂相親爲人偶賈子匈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槍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以人意相存偶之言今本作相存問乃後人以意改之今據聘禮疏訂正

注表記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則人與仁同義公羊春秋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邱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邱悕矣何注曰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邱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是其明證也仁與人義相通故字亦相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呂氏春秋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人疏與仁同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四方士仁閔君鳳懼仁仁與士人同

逃曰文姜弑桓於義當絕今書夫人孫于齊用公孫于齊之例故曰始仁之見以恩掩義王說是也

躬君　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引之謹案躬君弑於齊當作君躬弑於齊范注曰嫌桓親見殺

于齊魯桓釋君字親見殺於齊釋躬弒於齊四字則范所據本作君躬弒於齊明甚而釋文出君弒二字則唐初君字已誤倒於躬字之下不始於石經矣或曰釋文當本作躬弒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之也

述曰王說非也躬者身也指魯莊公之身也下句使之主婚姻之字即指躬字言若如王說之字何指豈指躬弒於齊之君使主婚姻乎哉

稱人以殺大夫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傳曰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家大人曰大夫二字涉上下文而衍隱四年衛人殺祝吁于濮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與此文同一例則不當有大夫二字明矣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彼是君殺大夫故傳自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此不當言殺大夫

唐石經始有之而各本遂沿其誤僖七年疏引此無大夫二字

述曰王說非也由不得其何讀耳此傳稱人以殺句大夫殺有罪也句傳之大夫釋經人字此時齊無君則殺無知者大夫也經不與大夫之專殺故以眾詞書齊人而前之衛人殺祝吁衛人立晉俱視此例故僖七年疏引此不妨截去大夫二字王不得其何讀誤恐大夫卽指無知故云然

宋萬之獲也　十一年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引之謹案傳謂宋萬爲公所獲也獲上不當有之字蓋涉上文釋蔡侯之獲也而衍疏舉傳文作宋萬之獲也則唐初已衍之字不始於石經矣

述曰卽衍一之字亦於詞意無害也

如往月致月　二十二年傳公如句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引之謹案下如字蓋衍公如乃統下之辭故范注曰陳公行例則下文但分言往與致不須更言如矣定八年傳公如句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往月上亦無如字唐石經始誤衍

述曰此如字非重前之詞即作若字解可也

天子諸侯黝堊　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或曰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引穀梁傳作天子丹諸侯黝堊傳意言魯僭用天子之禮故下云丹楹非禮也若天子諸侯同黝堊傳何用述此禮御覽所引本是引之謹案此說非也傳意以黝堊倉黈皆禮之所有而丹楹

則禮之所無故云非禮非謂其僭用天子之禮也下文刻桓宮桷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亦以刻桷非禮之所有故云非正非謂其僭天子也左氏公羊皆云非禮也孔穎達曰正禮楹不丹桷不刻故云非禮也諸侯之禮固有與天子同者若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之屬是也唐石經及各本作天子諸侯黝堊皆不誤御覽居處部十五引作天子丹諸侯黝堊丹字乃涉上下文丹楹而衍左傳正義北堂書鈔禮部八白帖六十七所引竝與今本同又廣雅釋宮云天子諸侯廟黝堊卿大夫蒼士黈即用此傳之文故知今本之非誤

述曰禮有朱戶無丹楹王氏此說不唯正御覽之失而三代

之禮亦得其正今州縣文廟俱用丹楹非古也

三鼓三兵　二十四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家大人曰陳三鼓三兵本作陳三兵三鼓與上文文同一例唐石經兵鼓二字互誤而各本皆從之北堂書鈔武功部八太平御覽天部四兵部七十二開元占經日占六引此並作陳三兵三鼓

述曰此足證唐石經及今本之誤

倚諸桓也　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傳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范注曰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引之謹案范謂與桓行異是

也而謂依倚齊桓則未達倚字之義倚讀爲奇奇異也奇諸桓者異於桓也異於桓者桓與魯莊皆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而一則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一則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異莫甚於此矣故春秋書其異於桓者以譏焉王逸注九章云奇異也古字倚與奇通易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蜀才本倚作奇春官大祝奇𢷎杜子春曰奇讀曰倚僖三十三年穀梁傳匹馬倚輪無反者釋文倚居宜反即奇輪也字或作畸莊子大宗師篇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釋文畸李其宜反云奇異也畸於人而侔於天謂異於人而同於天也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釋文倚本或作畸同紀宜反李云異也然則倚諸桓者猶云畸於桓耳荀子天論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楊注曰畸謂不齊也齊桓魯莊之行不齊如是是以謂

之畸焉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述曰王說非傳意也僖何以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非依倚齊桓能若是乎且惟恃之太深故至於一年罷民三時虔利耳不然春秋崇王黜伯何煩以齊桓僖莊斤斤校其優劣哉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僖二年傳說城楚邱曰其不言晉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引之謹案下不得盡涉上不得而衍唐石經已然案既言非天子不得專封則無庸更言諸侯不得專封且下文言不與者不與其專封也若專封上有不得二字則與下文不貫矣

述曰此足補阮宮保校勘記之缺

一國之後　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引之謹案此論地之大小非論時之遠近也不得云一國之後之後二字蓋後人增之以與耳目之前相對而不知其不可通也耳目之前至小也一國至大也耳目之前得所玩好而一國以亡故曰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下文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則患在一國之謂矣唐石經始衍之後二字新序善謀篇載此事亦云患在一國之後蓋後人據誤本穀梁增之後二字也

述曰此曲說也一國者指虢言非指虞言下傳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固已明明自注王曰此患在一國之謂蒙請更

之曰此所謂患在一國之後也

宮之奇諫曰語曰　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家大人曰下諫字衍晉國之使者云云宮之奇諫虞公之詞也故終之曰虞公不聽其語曰脣亡則齒寒云云將宮之奇知虞將亡還而私論也故又終之曰挈其妻子以奔曹明前說爲諫其君而後論則否也嘗爲宮之奇曰不當有諫字蓋因前宮之奇諫曰而衍也五年左傳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云云弗聽許晉使此宮之奇[illegible]君而弗聽也而其下又曰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

更畢矣則宮之奇將欲去虞私論其必亡也與此正相似

述曰此亦曲說也上諫曰者諫其初假道也下諫曰者諫其復假道也但傳文簡故不舉復假之文以爲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句已足包之耳

勤雨也　冬十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范注曰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釋文勤如字麋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麋氏說家大人曰麋說是也勤字平去二聲皆可讀下年春王正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六月雨傳曰雨云者喜雨也案閔者憂之甚也轉之則爲喜然則勤雨閔雨皆憂雨也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

不憂雨也文不憂雨也正與僖之勤雨閔雨相反傳言僖公以不雨爲憂故曰不雨者勤雨也若曰欲得雨之心勤則非其意矣問喪曰哭泣無時服勤三年鄭注曰勤謂憂勞呂氏春秋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曰勤憂也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楚詞七諫曰居愁勤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是古謂憂爲勤也魏人尙通古訓故糜信訓勤爲憂至晉而寖失其傳矣

述曰憂固爲勤望亦爲勤毛詩迨其謂之鄭箋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可見憂爲古訓望未始非古訓也范注就望之一偏言之王說就憂之一偏言之均未得其全耳

哆然　四年傳於是哆然外齊侯也疏曰哆然疏外齊侯哆然

寬大之意也引之謹案寬大之意與疏外無涉楊說非也爾雅誃離也邵氏正義曰穀梁傳云於是哆然外齊侯也哆然離散之貌誃哆音義同此說是也外齊侯則有離散之心狀其離散故曰哆然家大人曰荀子王霸篇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侈亦離也侈與哆同

述曰說文哆張口也从口多聲然則寬大者哆之本訓引伸之則爲離散之貌凡事內閉則密外張則疏故疏外齊侯曰哆然也

諸侯相見曰朝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

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引之謹
案非正也下諸侯相見曰朝六字與下句義不相屬蓋涉下文
而衍唐石經已有之案此先釋杞伯姬來四字言婦人既嫁不
當踰竟而今踰竟者是爲志乎朝其子也爲志乎朝其子者是
伯姬而非杞伯則杞伯失夫之道矣故并譏杞伯下文諸侯相
見曰朝云云是言伯姬之子非諸侯不當待以諸侯之禮諸侯
相見曰朝六字正對非諸侯者言之以譏魯侯之失禮與上文
譏伯姬者不同然則上文不當有此六字明矣

述曰前有此六字者所以譏杞伯及伯姬後有此六字者所
以譏魯故曰參譏況以非諸侯者來與魯相見則譏先在杞
不獨踰竟之非正也然則前六字之不當刪去亦明矣

塊然　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引之謹案書傳無訓塊爲安貌者徐說非也今案塊然獨尊之貌荀子君道篇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東方朔答客難曰塊然無徒廓然獨居字亦作傀荀子性惡篇傀然獨立天地之閒而不畏楊注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楚辭七諫塊兮鞠王注曰塊獨處貌哀時命塊獨守此曲隅兮凡言塊者皆獨貌也

述曰此足糾徐注之無據

是何與我之深也　十年傳世子已祠致福於君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君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與我之與范氏無注家大

人曰方言予讐也予與古字通與我之深讐我之深也（成二年左傳曰讐我必甚）言我與女爲父子以來未有過切何讐我一至於此也

述曰此說亦出與字但作待字解言我待女未有過切是待我何其深也語何平易故生荒促之入白明

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宋本以下皆如是）石經正作三引之謹案日食必於朔杜氏春秋長歷是年三月庚午朔則作三者是也若正月則長厤以爲辛丑朔非庚午矣左氏公羊皆作三

述曰王云日食必於朔此未知穀梁之例也傳例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出惡正也　正在大夫也　十九年傳梁亡出惡正也范注曰

正謂政教引之謹案正卽政之借字也又襄十六年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范注楊疏皆無解釋案正亦當讀政言當時政在大夫故諸侯會而大夫盟也與上文失正之正異義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緇衣引作正天官凌人掌冰正故書正爲政文六年左傳棄時政也漢書律歷志引作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

述曰論語政者正也正在大夫則諸侯失正卽不妨俱讀作政然必歸穀梁正不正之例

其爲主乎救齊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傳曰邢爲主焉耳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引之謹案爲主乎救齊上不當有其字蓋涉上句而衍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

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傳曰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文義正與此同

述曰增一其字有害於詞意去之是也

無幸焉　二十二年傳楚衆我寡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范注曰若要而擊之必可破非僥幸也家大人曰宋非楚敵但可僥幸以取勝耳無猶莫也廣雅曰莫無也是無與莫同義乘其在險擊之而勝莫有幸於此者矣謂之幸者難得之時易乘之勢偶爾値之者也左傳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是幸之義矣范注非

述曰此足糾范注之失

何以爲道　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

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引之謹案末二句謂信不合於道則不成爲信也不當云何以爲道何以爲道當作何以爲信與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而不信何以爲言文義正同寫者誤信爲道耳唐石經已然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五引此正作何以爲信陳禹謨本又改信爲道

述曰何以爲道於義亦通改作信字直成印板文字矣

亡乎人之辭也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引之謹案亡讀存亡之亡亡者不在也亡乎人言其過不在於人也人謂有司也四卜郊不從乃僖公不敬以致天譴非羣有司之過故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僖公也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

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傳曰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以上成七年傳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成公也范注曰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是也宣三年成十年之乃不郊襄七年之乃免牲傳並云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義與此同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傳曰爲君反命而後卒也以上宣八年傳蓋公子遂未將事而反進退不以公命是專也而春秋諱之曰乃復使若事畢而反命者然於遂爲容隱之詞正以譏宣公之闇於使人也故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人謂遂也言其過不在遂而在宣公也

范注讀三十一年亡乎人云若曰無賢人也注宣八年亡乎人云言魯使不得其人皆謬以亡爲無以人爲賢人不知凡言亡乎人者皆謂不在乎人也荀子王制篇制與在我亡乎人與讀爲舉古字多以與爲舉說見禮記選賢與能下舉皆也言制皆在我而不在人也是亡與不在同義管子戒篇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言不在體不在口也莊子田子方篇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言不在我不在彼也淮南詮言篇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高注曰不在萬物之中也互見禮記亡於禮下

述曰穀梁有例即虛字亦必歸例范注多歧王氏糾之是也

進不能守　三十三年傳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疏標進不至始也五字釋曰舊解進不能守謂入滑而

去還敗其師謂敗於殽也本或別進字者引之謹案進不能守當作不能守進不至始也當作不能至始也舊解進不能守當作舊解不能守本或別進字者當作本或別有進字者蓋疏所據本不能守上無進字不能守卽承入虛國言之秦師入滑而去故傳云入虛國不能守疏云舊解不能守謂入滑而去也後人以下云還敗其師而增進字以爲對文則義不可通守以虛言非以行言何進之有乎疏既據無進字者作解又存有進字者於後故曰本或別有進字者但記別本不用其義也自唐石經誤從別本作進不能守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楊疏以從已誤之傳文而原本幾不可復見幸有疏之末句以進字爲別本猶可知正本之無進字耳

述曰此足補校勘記之缺

下闇　文六年傳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闇字釋文無音引之謹案闇與瘖同上泄則下瘖謂君泄臣言則臣莫敢言也下瘖則上聾謂臣不言則君無所聞也墨子親士篇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喑亦與瘖同遠臣則唫晏子諫篇曰近臣嘿遠臣瘖又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政理篇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語意並與此同是下闇即下瘖也故范注曰臣闇不言君無所聞淮南泰族篇假瘖且聾文子符言篇瘖作闇潛夫論考績篇曰羣僚舉士者以嚚闇應明經嚚闇即晉語所謂嚚瘖不可使言也是瘖闇古多

通用闇字古讀若陰故與瘖通說文闇从門音聲喪服四制引書高宗諒闇論語憲問篇作諒陰羣經音辨闇於今切書高宗諒闇何休讀此蓋本於釋文而今本釋文無此語則陳鄂刪之也

述曰劉向穀梁家也故所著說苑其政理篇與穀梁同者節本穀梁爲說也

故士造辟而言　范注曰辟君也引之謹案造辟二字文不成義造訓至訓適如作適君所解則凡入告者孰不適君所但言適君所無以見其愼密也且君謂之辟君所不謂之辟今案辟當作膝字之誤也膝字左旁之月與启相似右旁之泰隸或作来新莽侯鉦重五十七斤七作来鄭固碑造膝佹辟膝作𨻸或作来韓勑碑漆不水解漆作漆辟字右旁之辛或作亲祝睦碑辟司空府北軍中候辟作𨻸或作亲周公禮殿記公辟相承高頤碑仕辟州郡辟皆作𨻸又相似故膝字譌而爲辟矣造當讀爲蹙古字造與蹙通大戴禮保傅篇蹙公

造然失容韓子難篇晉公造然變色即蹙然也韓子忠孝篇瞽
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即孟子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也
者促也見小雅之小明篇傳近也考工記弓人注蹙膝而言者君臣促膝密語南史王暕傳引滿促膝唯余二人陸倕感知己賦車出門其已獻無論衛栖與促膝不使左右聞之也魏志
中山恭王傳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高堂隆傳陛下所
與其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
宜在無諱晉書何劭傳孔子作春秋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南
史徐伯珍傳徵士沈儼造膝談論臨雲九懸願自獻於承閒悉
襲人之造膝梁昭明太子與殷芸令上交不諂造膝忠規與恩謹案此見梁書三十七到洽及明山賓傳
造膝二字本於此傳也舊唐書李吉甫傳屬
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常袞授王翻侍中制累陳造膝之言彌契
沃心之道造膝之言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也郎中鄭固碑犯

顏師古謂造膝詭辭風俗通過譽篇諫有五諷爲上狷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晉書羊祜傳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南史劉穆之傳造膝詭辭莫見其際造膝詭辭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詭辭而出也蓋舊本多作造膝注穀梁傳者范甯而外尚有八家見釋文敘錄故漢魏六朝唐人之文多用其義促膝密語正與此傳不漏言之指相合也范本作造辟蓋傳寫之誤

述曰校辟作膝是也但後漢延篤傳說辭密對注引范甯云辟君也唐有作造辟者矣

述曰楊疏曰魏晉以來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衍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瑤胡訥之等又云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傳孫

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由是穀梁大行於世卽據此魏晉以來十人漢五人而劉向尚不在其列

王云范甯外尚有八家特據經典釋文敘錄耳

無君之辭也　引之謹案穀梁傳言無君者二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曰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此謂桓王未卽位故曰無君也見注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曰大夫不名無君也此謂齊人殺無知尚未有新君也言無君之辭者三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又宋司城來奔傳曰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石經及宋本作其以俗本誤作以其無君之辭

也者謂其擅權專國不知有君故曰無君無君之辭也者謂經書司馬司城是著其專擅無君之辭也范寗說宋司馬華孫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臣故曰無君因書官以見專然則經八年之書司馬司城亦謂其專擅無君明矣七年傳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此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亦稱人以殺則有罪可知司城來奔亦有罪不容於宋可知所謂罪者專擅無君之謂也故書官以見之而鄭氏乃云殺其司馬無君人之德非也經既稱人以殺以明有罪則非君之妄殺矣何又責其無君人之德乎且八年十五年同一書官同一無君之辭而前後異訓無是理也

述曰以前後異訓責范甯當矣但究非穀梁專家故雖涵引

傳例而不得其說也試問欲著其專擅無君經何爲反書其官乎書官者見不曠其官賢之也傳之通例書名者則稱人以殺爲殺有罪書官者則稱人以殺爲衆辭隱四年莊十有七年傳文亦無君之辭由無君人之德致衆不德者殺之耳其來奔書放此主來盟者傳曰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若如泰說專權擅國不君其君而以國與之乎與之者賢之也賢之者爲書官也王乃從泰說非但背傳抑亦叛經矣

不以難介我國也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范注曰介猶近也釋文介音界引之謹案古無訓介爲近者介當爲尒尒古邇字荀子禮論篇尒則翫哀公篇不可以身尒也楊注竝曰尒與邇同斥彰長田君碑紘覆遐尒即遐邇字形與介相似故譌

爲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傳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彼注曰邇猶近也不使戎得邇近於我釋文邇如字一本作介音界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釋文邇如字本又作介音界今案介亦尒之譌尒古邇字故邇字別本作尒陸氏竝音界失之矣召誥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介作迩迩卽邇字考傳比介解比近恐經文作比邇爲是蓋古作迩後字畫蝕滅誤作介字以上考文說今案比介亦比迩之譌尒古邇字非由迩字蝕滅也鹽鐵論非鞅篇引桓十五年公羊傳曰未言尒祭仲亡也今本尒譌作介

進曰卽如王說介古邇字其作介亦由蝕滅而然非譌也

地而後伐鄭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曰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引之謹案地而後伐鄭當作地而後伐言地而後伐者疑辭也此春秋之例也而此經之地則非疑辭乃著其美也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傳即承前傳言之也伐下不當有鄭字凡地而後伐者皆疑辭豈獨伐鄭爲然哉唐石經始衍鄭字

述曰玩傳首于棐林三字則鄭字非衍文明矣

暴彈之　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范注曰暴殘暴引之謹案暴訓殘暴則與彈字文義不相屬今按暴者猝也謂猝然引彈而彈之也呂氏春秋察今篇澭水暴益高注曰暴卒也

卒與猝同史記主父列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暴者卒也急也

述曰此說先得我心

孰爲　趙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范注曰泥己易他誰作盾而當忍弑君者乎釋文曰孰爲盾絶句家大人曰范訓爲以作謂誰作盾而當忍弑君義甚迂曲陸又讀孰爲盾絶句皆非也爲猶謂也言誰謂盾而忍弑其君也禮器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家語公西赤問篇作孰爲公羊傳曰趙盾曰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矣古書爲字或與謂同義楚策責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爲勇卽謂勇也孟子公孫丑篇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

也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謂是其智弗若也爲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莊子天地篇曰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盜跖篇曰今謂臧聚曰女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今爲宰相曰秦策秦令周最爲楚王曰齊策若于皃爲齊王曰墨子魯問篇墨子爲魯陽君曰韓子內儲說篇嗣公爲關吏曰商臣爲其傳潘崇曰爲字竝與謂同義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楚策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爲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鬭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爲亦謂也故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此之爲考志也逸周書官人篇爲作謂莊二十二年左傳是謂觀國之光史記陳杞世家謂作爲墨子公輸篇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宋

葆爲作謂莊子讓王篇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

窮之爲呂氏春秋愼人篇爲作謂

述曰爲謂二字由來通用王説是也

周災不志也　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曰周災不志也疏曰徐邈所據本云居災至注云重王室也今遍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也引之謹案徐本周災至至當爲志聲近而譌也荀子正論篇其刑意至闇也楊注曰至意當爲志意亦聲近而譌　疏曰范本有不字不得解與徐同則志字與徐不異可知蓋外災不志襄九年傳而周災則志所以重王室也故曰周災志若作周災不志則與經志成周宣榭災不合周災既不志則雖樂器之所藏亦不當志矣經何以書成周宣榭災乎當以無不字爲是周災志者起下文之辭言

周災固當志經不直云成周災而舉宣榭者以其樂器所藏重之也故曰周災志其日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進曰崇校毛氏汲古閣本亦與此同

季孫行父禿 至 必自此始矣　成元年冬十月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范注曰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横發傳者甯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引之謹案左氏公羊冬十月下皆無季孫行父如齊之文不應穀梁獨有且春秋例不遺時無

事亦書冬十月見桓元年不必實之以事也鍾疑季孫行父禿以下當在二年戰于鞌傳之末蓋郤克與齊侯戰于鞌者有季孫行父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四人傳於是追敘齊患所起因慢此四人之故而及前此四人同時聘齊之事亦猶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因而追敘申生之死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傳因而追敘襄公之漏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傳因而追敘子胥之干闔廬蔡侯之拘南郢也錯簡在冬十月下耳公羊敘齊患之始與此略同而於經文盟于袁婁下始追敘之穀梁或亦相似也

述曰衆校本引襄廿有一年傳庚子孔子生之例亦經無其文而發傳者固不得如范脫文之說妄補季孫行父如齊六

字亦不得如王錯簡之說移入二年戰于鞌傳之末也

不可　二年傳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范注曰不可謂君不許己言引之證案范以左傳云晉人不可賓媚人曰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故以不可爲不許己言不知此傳不可二字與則諾相對爲文不可者謂郤克之後二說不可行也公羊傳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曰不可疏引一本有此二字說見公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今本脫曰字何注上曰不可曰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注下曰

不可曰言至尊不可爲質彼文曰不可與請諾相對箸此文不可與則諾相對也當如何氏公羊注作解若以不可爲不許己言則文義下屬請壹戰句上文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云云遂成不了之語矣

述曰此以公羊證穀梁甚確

梁山　五年梁山崩范注曰梁山晉之望也疏曰詩云奕奕梁山是韓國之鎭霍陽韓魏晉之地故云晉之望也引之謹案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鄉縣北乃濕水所經見水經濕水注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水經聖水注引王肅注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

見爾雅郭注故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夏陽春秋之梁國見桓十年左傳杜注亦非韓也夏陽今之韓城在河西韓魏之韓在河東非今韓城也辨見顧氏日知錄自康成箋詩始誤以奕奕梁山為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為晉所滅之韓國辨見日知錄而隋人遂改夏陽為韓城縣楊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疏矣

述曰王肅之說往往與鄭康成有意為難而此條則日知錄深信之

是以知其上為事也　九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傳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引之謹案知字義不可通知當為叛范注曰臣以叛君為事依傳為說也疏曰今此莒帥衆民叛君從楚故變文書日以見

惡又僖四年疏曰莒潰書曰惡大夫之叛故諱而日之則此傳作叛其上甚明唐石經始誤爲知左旁矢字尚存其右旁口字全

述曰此可補阮宮保校勘記之遺

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曰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范注曰上雖有不君之失下莫敢效不臣之過今復云周公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疏曰僖二十四年傳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謂王雖出鄭不敢有之以爲國也此云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謂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孰敢放效爲之觀經立說故二處不同也引之謹案如范注則是下孰敢效之非孰敢有之矣今案上

雖失之下孰敢有之卽僖傳所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言前此天王之出雖失天下而諸侯莫敢有其國周道未大衰也今周公出奔則又失其爵位與采邑是不獨上有失位之時而下亦然故曰今上下皆失之矣所謂上下之道無以存也存與亡相對存則不失其爵祿亡則失之矣豈過失之謂乎

述曰此足正范注楊疏之誤

薦其美也　十七年傳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家大人曰美當爲義字之誤也祭統云唯賢者爲能盡祭之義又云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故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若云薦其美則與非享味之意不合矣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

並其誤藝文類聚禮部止初學記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
引此並作爲其義

　逖曰此足補校勘記之遺

是大夫張也　襄三年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
也引之謹案張當爲彊疏曰禮君不敢臣陳遂大夫赴會諸侯
大夫與之爲盟則是貴賤之宜而云大夫彊者諸侯大夫君在
私盟故謂之彊也案十六年大夫不臣也則不繫諸侯此云諸
侯之大夫而謂之彊者此雖對君私盟慢君之意緩至十六年
積習已久不臣之情極故不繫諸侯以上楊疏是楊所據本正作彊
字定六年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范注曰三家侈張而此不釋
張字定六年傳釋文張如字一音丁亮反而此無音則作彊不

作張可知不然豈有略於前而反詳於後者乎朱梁補石經始誤作張

述曰大夫張三家張字法前後一例王氏此辨亦可云心苦爲分明矣

恥不能據鄭也　九年同盟于戲傳曰不與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范注曰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家大人曰方言據定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是諸侯不能定鄭也史記白起傳曰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按據猶安定也

述曰左氏傳王未能定鄭而歸見襄公之九年王氏此說亦本諸左氏也

汲鄭伯　十年傳汲鄭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范注

曰汲猶引也鄭伯髡原爲臣所弑而不書弑此引而致於善事引之謹案汲引之解義甚迂回鄭伯爲臣所弑而不書弑豈汲引之謂乎汲疑當爲没没者終也見士昏禮及檀弓注說文作歾又作殁古謂以壽終爲得没魯語曰將壽寵得没是也不以壽終爲不没檀弓曰不殁其身是也鄭伯爲臣所弑是不没其身者也經不書弑而書卒七年經傳使若令終得没者然故謂之没鄭伯没鄭伯者卒鄭伯也卒亦終也曲禮曰壽考曰卒卒猶没也没與汲形相似而誤耳

述曰此足補校勘記之遺

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　亦病矣　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傳曰非

圍而曰圍齊句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音餘監本與誤作焉今據陸音楊疏唐石經改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引之謹案非圍而曰圍齊句絕有大焉亦有病焉者猶言大齊也亦病齊也病齊謂罪齊也非大而足同與者承上有大焉而言言齊若非大國何須諸侯同圍之也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者承上亦有病焉而言言諸侯既同罪之則齊亦有罪矣僖六年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文義略與此同范讀非圍而曰圍為句齊有大焉為句又以亦病矣為病諸侯與上文不合皆失之

述曰范注固失王說亦未為得也有大焉亦有病焉者大諸侯亦病諸侯也非大而足同與者言非大諸侯而足書同圍

齊乎然諸侯同罪齊而實不能圖齊也則諸侯亦病矣病其非圖齊也

車軌塵　昭八年傳車軌塵范注曰塵不出軌家大人曰范以軌爲轍非也車轍塵則文不成義矣謂軌者循也謂後車循前車之塵不得旁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史記天官書曰月星順入句軌道謂順入大微循道而行也韋昭注漢書亦誤解軌字辯見讀書雜志史記又云其逆入句若不軌道謂逆入大微與不循道而行也彼言軌道猶此言軌塵且車軌塵與馬候蹄封文則軌非車轍明矣

述曰范注以轍訓軌乃以實字作虛字用與王訓循字亦得合也

一事注乎志　十一年傳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范注曰一事輒注而志之也引之謹案注字義不可通注當爲詳詳字左旁草書與氵相似右旁與主相似故詳誤爲注詳乎志者詳于志也已書楚師滅蔡又書執蔡世子友以歸又書用之一事而志之甚詳所以惡楚子之強暴也故曰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春秋之義甚美甚惡皆詳其事成九年襄三十年傳竝曰詳其事賢伯姬也此傳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皆謂詳志之以示法戒范云一事輒注而志之注亦當爲詳謂詳其事而志之也釋文注乎張具反又之住反則唐初已誤爲注不始於石經矣

述聞此條釋文及石經之誤足補校勘記之遺

奔而又奔之　二十一年蔡侯東出奔楚傳曰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家大人曰此言蔡侯之祖父皆爲楚所殺及其出奔乃又不奔他國而奔楚是忘祖父而自安於讎國故惡而貶之也范注曰奔旣罪矣又奔讎國惡莫大焉失之

述曰范注多誤王氏糾之宜矣

此皆無公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傳曰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范注曰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疏曰叔倪之卒事無公而曰皆何解經言宋公佐卒于曲棘傳言邡公也今叔倪復卒傳曰皆無公也（傳上脱故字）引之謹案無公乃宋公叔倪之

事故曰此皆無公下句方言天命耳豈得亂其次序而曰此皆天命使魯無君乎今案無公之無當讀謨謨古謨字爾雅曰謨謀也集韻謨古作謨管子形勢篇謨巨者可與遠舉謂謀大也說見管子雜志謨公者謀納公也言違天者不祥宋公叔倪之死皆以謀納公故故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謨公也謀納公者皆死則是天之不使公還非我不納公也故曰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上文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曰邡公也注曰邡當為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訪也謨也皆謀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述曰傳之皆字自指叔孫婼與叔倪言皆魯大夫之謀納昭公者也若宋公佐之稱邡公說見惠氏古義。

退而屬其二三大夫　定十年傳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

范注曰屬語也家大人曰書傳無訓屬為語者屬會也聚也孟子梁惠王篇乃屬其耆老而告之呂氏春秋順民篇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趙岐高誘注並曰屬會也屬其二三大夫但言會齊之諸臣下曰字乃及齊侯之語耳屬而後語屬非謂也

述曰范注蓋訓屬古囑字玉篇囑付囑也故范注以為付囑即語告之也釋文語魚呂反宜去聲讀夫會畢方退諸臣未散何待會之聚之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九十九終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　校